

羅州羅氏大同譜序

夫成事在時做事在人何謂在時詢謀僉同卽其時也何謂在人勇斷自任卽其人也雖詢謀僉同而苟無勇斷自任則每如塗舍雖勇斷自任而苟非詢謀僉同則必致逕庭事之難就也家之有譜史法之遺也明統繼所以序昭穆也嚴宗支所以敬祖宗也合氏族所以修敦睦也世降俗末學絕教乖譜法解弛斯義寥寥可勝嘆哉蓋自一人之身漸至百千萬之多則非譜難可統合也若木之根深葉茂水之源遠派流然則繼不可不詳叙不可不精也惟我始祖上將軍公以下文献莫詳至景宗辛丑始修譜編間有大譜派譜然尤有所感嘆者中祖諱守永進士公生五男長位公次桂公次碩公次世公次源公是爲五派而位公桂公之後裔散居鮮北曾未相聯莫與統之其勢至於渙散而不可合也三派不得已修譜幾次而每嘗遺憾者久矣且上將軍公壇碑事戊戌七月分各宗會于羅州

松峴之陽賴仁天之惠 先祖之靈幸其後裔濟濟而來可不
欣幸歟究其本源所存則有可正之文未必無可攷可信也故
卽以大同修譜之義發論僉曰諾云少無遲延刊役始就此實
吾宗無前之盛舉也竊惟我 先祖勲業偉功爲麗朝名臣下
逮其子孫以直道正學爲本 朝之賢良臣又以忠孝大義基
奕世之美能繼先業者多擅我東方巨族也惟此吾宗雖爲幾
十世之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則非統
之以墓祀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也嗚呼世數綿遠枝葉難
分譜若存依憑有據記註精顯品類無差而今古相承班序有
定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親近如同堂秩秩然祖宗臨乎上
英苗令裔競々於前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凡吾同斯譜者上
以念祖先垂裕之慶下以保百世無替之誼則其於敦宗族厚
風俗庶幾一助云爾

檀紀四二九二年己亥三月下浣

後孫消 鉉 謹識

序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胡氏註曰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國有史家有乘亦出於先王之制禮故自古及今不可廢之事而譜尤重焉何也人莫不有祖先亦莫不有子孫而非譜不能明焉吾宗之有譜亦由是矣各有其身而推其所自出則莫非諸宗之祖先而如水之江漢淮泗同歸滄溟孰無孝敬之道各由其祖而計其所自分則莫非吾祖之子孫而如山之泰華恒岱本出崑崙孰無敦睦之誼哉往昔盛時推孝敬之道講敦睦之誼上行而下效民俗歸厚矣至于今孝敬之道微而敦睦之誼衰矣若不及此時重修譜系以明親親之意則愈遠愈踈之後不至於蘇氏所謂路人者幾希矣可不懼哉 先祖諱守永進士公有五男長曰位公次曰桂公次

曰碩公次曰世公次曰源公而爲分派之祖也而位桂公之雲
仍曾時胥宇北地故南北懸殊道路不利莫相往來尙未有一
次合譜不得已三派修譜時每每慨嘆不已矣天運好還興廢
有數歲戊戌七月始祖設壇立碑曰五派諸宗會合一席誠非
偶然也仍大同譜之議竣發孰敢曰不然於是五派諸宗合謀
修譜數十代未遑之事在今日克舉此實吾宗之所共慶幸也
斯固我先祖積慶委祉之攸及而苟非衆宗人之思惟本源
合謀僅力又惡能有濟一遵舊規所因不壞天地之常經或損
或益與時宜之古今之通義也雖有僭越之罪遠乎祖而孝敬
之道著焉近諸身而敦睦之誼興焉勿爲病焉各相勉其敬祖
敦宗之義乎

檀紀四二九二年己亥三月下浣

後孫弼

鉉謹識

序

周官之宗法既廢繼之以譜譜譜其族也蓋族之有譜猶國之有乘也國而無乘則無以攷古今之治亂王霸之得失族而無譜則無以知祖先之來脈宗支之分派況又管攝人心以厚天下興孝悌敦親睦可與史乘爲表裡者乎惟我羅氏始祖上將軍公東渡以來仍居羅州而貫焉迄于今千祀之久遠雲仍熾昌五派宗中布列國內者其麗不止千萬矣羅氏譜始於景宗辛丑厥後大譜派譜續刊已經數四而散處遐荒者或不得聞知而未及焉雖或聞知議相矛盾而不入焉又有財力未達而不叅焉如是見漏者居多常不得爲圓譜矣今者大同修譜之議始於金舒羅至于畿內嶺湖而遠近諸宗惓々蒐輯採其事實收其遺漏使夫落落之宗以知親親之義豈非吾門之幸耶孔子曰傷其根枝從而亡朱子曰譜系明然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范文正公云宗族雖有親疎之分祖先視之則均是

子孫惟我同譜諸宗熟講此理無忝爾所生諡是譜與史傳同
課向善去惡篤於百世至親之義則吾宗其庶幾乎愚以淺見
既書今日修譜之意更加一轉語以爲裕後之萬一焉嗚呼而
今世道之變嬗極矣雖父子而不得爲一體兄弟而不得爲同
氣而況追遠於祖先旁達乎族親乎于時譜牒之續刊誠美事
也然不法帝衷而實踐但倚例而泛視則譜其何爲哉衆流靡
靡一柱亭亭寔吾合族之本意但當以祖先之心爲心以古人
之法爲法則周官之制庶或復見於今日云爾

檀紀四千二百九拾二年三月下浣 後孫壽 河謹序

序

人之有祖先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人之有子孫宗族猶木之枝葉水之派流也故歐陽公曰人不知來歷卽近於禽獸蘇明允曰其於宗族幸而免塗人矣然無證何以知千載系代無契又何以知百派宗支乎聖人於杞宋能言而不言者是也然則譜於人道亦一大關鍵有姓者豈可泛忽乎粵我始祖上將軍公自中朝出仕高麗累仁積德以啓我后人蓋根深而未茂源遠而流豐理也自是厥後雲仍熾昌族親在在明系敦宗不可以無譜也是以吾羅氏譜始於辛丑因以大譜派譜之續刊者累矣或以力財之靡逮或以落落而難合得不可謂之敦史也恒以是歉然今茲宗議竣發經理爲大同之役自金舒羅以至孤闐踈歇者勢所可及莫不綜合期乎無一家向隅之歎於戲此吾羅州氏大昌運好機會也伏念祖靈睠于則必怡然含笑曰吾有賢子孫陟降洋洋陰隲于汝爲其后景者至誠無息始

於先王之三不忘中於曾子之慎追終於紫陽之光于四表則
此尊祖敦族之道也使萬殊者歸之一本若百川之朝宗江漢
則此今日修譜之義而百世勿替者也惟願諸宗哲宜其相規
以勗之哉至若聯世名碩仕宦勲業忠孝文行文獻自在故此
略書踵武牖后之事爲之序

檀紀四千貳百九十壹年戊戌臘月

日 後孫漢集謹書

序

族而譜古也先祖之所自出後孫之所自分開卷瞭然明世系辨昭穆蓋載於此可不慎重續修乎惟我羅氏之譜亦古也而本自大唐豫章來居本州厥後子姓昌大分封九人曰安定軍威壽城定山成川永柔金岡永川及羅州而未嘗一體譜合者各隨其封而然矣抑將有所欠也哉惟羅州始以上將軍府君諱富爲有姓之祖後一世諱得虬令同正四傳而生五兄弟有諱曰位曰桂曰碩曰世曰源是也位桂公兩派宗居江華及關西北而超遞阻絕久與之不合祇以金舒羅之宗累續修譜然想以所憾者存烏可以全美云爾哉於是門運循環事無不復甲午春以門議設壇於松峴阡之上寔爲上將軍府君墓失其所而表以碑之越明年秋譜議允協乃定所于錦湖祠之講堂有以續乎大同之修內有以明其源支之詳外有以收其遠近之分矣曰江關宗袖其派單來實始徵信遺蹟而表記之旣又

爲之明其世系辨其昭穆然後吾羅五派宗之大譜所以設也
雖然徵諸久遠或莫憑而塞焉或寒微而漏焉第其誘於時與
勢而然以知其倫理之所固有敦睦之所當爲謂之如何哉及
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粲然於辛壬舊制不敢贅焉乃設役三
載于茲責其人而譜將利成惟願僉宗上以感祖先一視之恩
下以惇百世一氣之親則吾門愈昌愈衍永有辭於後矣譜修
之義豈不深且遠歟向於錦羅總譜之妄其害至於易祖之亂
烏夷創氏之刼其酷至於易姓之變易祖易姓之間孰優孰劣
哉吁亦殆矣余是以忘其固陋畧叙己意以俟後之不惑已知
僭踰然於爲人得姓傳來之義爲後報本追遠之道卽未必無
一助云

檀紀四千貳百九拾貳年己亥春三月

日後孫燾線謹識

序

竊嘗聞氏族之源源本本各有所自來天也其或流離失系不知所從來理勢之不能無亦天也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一聽乎天非容人爲之地噫以人廢天弊也惟我羅州羅氏出自豫章之羅州而自始祖上將軍其麗不億世紀玄遠派分支殊源源其得以詳矣且錦城羅氏元自錦城與我先系文獻爲杞宋上無可據矣兩門同譜猶不免於侮系往丁巳修之羅氏總譜者是何事也朝鮮末葉倭奴執政魚肉我生民髡鉗我口頭拘攣我手足甚至於改姓創氏耿耿寸腔不勝憤鬱歲值辛巳詢同修譜所謂羅州羅氏創氏譜者也嗚呼右兩次修譜可謂侮先辱先也故癸巳春金堤舒川羅州三派諸宗齊會設壇享祀始祖上將軍公而大同譜議繼發同聲相應設譜所于羅州錦湖祠金堤之炳燁舒川之漢集羅州之炳植龍均燾才諸宗一心協謀三載殫誠告厥成功於是乎天理得而彝倫叙矣於戲

諸宗之爲是舉也一洗誣先之辱一裕貽後之謀則尊祖敬宗之道孰加於此哉吾家之科宦文章忠孝節義世不乏絕炳烺史乘且見於壬辰辛丑舊譜豈可疊床也哉惟願僉宗以祖先之盛德至行講論無己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盍相勉旃焉諸宗勤托以弁卷之文余猥居任末不可含默故書此感慕一二于卷端

時己亥六月下澣 不肖後裔 錠 均謹書

舊序（檀紀四二五十年丁巳）

親九族史之所以贊堯離九族誥之所以戒湯也夫以大堯之神聖而贊莫先於親族且以成湯之聖敬而戒猶存於離族則五典之叙九經之治豈不本乎親々而推施哉蓋自生民肇判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推而至於功總袒免以及千百世之悠久千萬人之藩昌而未嘗不自吾祖先一人身而分焉則序其昭穆明其奠系以爲不忘本底道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也程子所謂管攝天下人心莫如收宗族者也朱子所謂譜系明然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也凡世代之遠近氏族之親疎近之則不遠親之則無疎者然矣文献未徵之前不可得而言也旣徵之後則不得不以講明焉此吾姓譜之所由作也然譜之作始於景宗辛丑再於純祖壬辰矣往自庚戌春大同修譜之議復作各道諸宗響應及其論議之際或有携貳未克遂焉惟以金公羅三派依舊合同是第三回同譜也

事巨力綿不能以忽卒告功延拖七年今日始完同此譜者入
孝出恭盡誠克敬母忘一本書以百忍則九世同居非專美於
曲江之張百口同爨奚獨盛於江州之陳此皆在於具彝性者
之所自反不必陳腐贅疣而第所信告者書曰作德心逸日休
作僞心勞日拙勉之以逸休之德戒之以勞拙之僞莫犯於志
自滿之科而共致於咸和睦之域則豈非講吾族明吾譜之大
義歟嘆嗟而書之如右

丁巳至月下浣後孫亮集謹書

舊序（檀紀四二五十年丁巳）

人而有身則必有祖有祖則必有族此天倫之常而譜之所以作也古之譜其族者止於四世後世譜法漸廣罔有遠邇咸編一譜或以汗漫病焉余以爲興孝悌務敦睦不外乎此矣與有欠畧不愈於大同乎竊惟吾譜始於景宗辛丑不可謂不久自 上將公以下逐派編錄不可謂不廣猶不能無詳略其後丁卯之派譜壬辰之大同莫非克念克誠於證訛撥遺而距今八十年于茲矣間又派譜之修潤猶有所未盡此誠吾羅氏修譜之不可以久曠而亦不可不廣且詳也往在辛亥大同修譜之議始發於是畿之內外關之東西散居諸宗一辭咸應明年合單而議相矛盾不遑經始越五年丙辰冬咸與謀曰金公羅三派自辛丑所同而今因關西之宗不可廢吾大同乃續三修原之於辛丑以立其本正之於丁卯以大其規叅之於壬辰以致其詳凡例以綱之辨疑以正之稽古以證之增單而廣之於

是乎姓原之源益著而宗支之別復明矣閱一周年乃告厥工
嗚呼子夏曰四海兄弟老蘇曰服盡路人以兄弟視之以路人
可乎以路人視之以兄弟可乎兄弟情也路人勢也情者在我
勢者在彼以在我者推之則一姓之內無徃而不兄弟也以在
彼者推之則數代之下無徃而不路人也各自反求而已同吾
譜者請擇於斯二者

歲在丁巳復月下浣

後孫東

鉉謹序

舊序（檀紀四二五十年丁巳）

明譜系而宗支別焉宗法不可以不嚴收宗族而昭穆序焉名義不可以不正如或止於審慎則易迫而難齊止於和同則易漫而不正要使嚴寬相濟而後尊宗收族之道備焉則譜其難矣哉噫吾羅氏之譜景宗辛丑藥軒公諱斗冬始而規模嚴正允爲吾家譜之柯則有非後生能言之人可及矣至于純祖壬辰德谷諱日豐公與後山諱憲天謹懼齋諱喜厚公仍爲再修繼述之道詳慎簡重無遺憾於今日其後各派之譜間或修正而每以不及普合爲欠事在庚戌春大同收族之議峻發而事巨族大議遂不一故遷延未果幸茲丙辰叅奉琪漢氏與甲淳甫更議諸宗曰金堤公州羅州已爲合單則不可不三修乃而遂設廳于松峴丙舍而若其編校之役門長老咸委不肖故自顧淺劣何敢擔夯然規例程式一遵前譜新單則叅考舊乘採其事實漏或收之訛或正之使夫前日落落之宗知有今

日親々之誼噫觀吾譜者庶幾乎孝悌忠厚之心自可油然而生矣嗚呼世級愈久則派流愈遠勢也然溯其源則一人之身也雖分爲千萬人之蕃衍至爲千百世之悠久其敢曰遠而遠之乎竊念吾羅自勝國至本朝德業勲功忠孝文章史不絕書世不乏人莫非祖先積德累仁之蔭也凡我諸宗克繩其武無忝所生則尊宗收族之義不外乎是譜云爾

丁巳復陽節不肖孫

燾

佑

敬題

舊序

檀紀四二五十四年
景宗元年辛丑

吾先代土於羅而顯於世尙矣德厚而慶也遠於麗蓋綿綿抵
聖代始昌 七世祖直長府君育五男皆科其後屬蓋將半一
邑矣不幸兵燹也譜不傳昔我族曾祖正郎宜素公輯見聞畧
以爲錄猶恨其欠詳而且後者無與焉近再從叔斗冬甫有慨
於是考碑碣諭宗族以不肖散而閑俾述其事閱兩世今始斷
手其無徵者仍舊餘皆以碑爲正補入字某室某年某甲墓某
原庶有裨於後考旣披帙而嘆曰蘇明允之言曰服盡則情盡
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曰一人之身而分而至於路人者勢也
勢吾無如之何也吾常好其文而薄其爲人以爲孔門之徒且
以海內爲兄弟况自一人而分之者耶分而遠雖百千代自祖
先視之則均是子孫果可與路人等耶苟自父而祖自祖而曾
推而至於先代又傍推而及於其裔則一氣之感必有自不能
己者彼相視如路人無他不推焉己矣其敢曰勢而付之無如

之何耶吾欲斥其失雅矣顧恨無文力以勝之今於宗譜之成不能無感焉吾雲仍分派世不滿九有能學公藝宜不離一室之內其肯爲明允之路之耶雖然我之不路而人路焉一之不路而十路焉不欲路得乎吾懼明允氏之將有以反我也悲夫覽我譜者能以推爲心則幸矣仍識之顛要自警爾

皇明崇禎丙子後四十七年癸亥夏五月上浣後孫通德郎前行成均館學諭晚成謹序

舊序

辛丑

惟我羅氏祖於上將軍府君積德累仁爲湖之望族逮至麗季始岐而爲金堤羅州派各傳十三四世於今又三百有餘年矣不幸譜牒逸於無徵雖有後來所記者而猶未免草畧焉頃在黑豬之歲斗冬與再從姪故持平晚成議之遂博訪于州之諸族因舊譜而增潤之第金堤派遠在未及合成一譜常以是病之乃今金堤諸族亦如蒐輯修送草譜而又自金堤而分派者散在於湖西之忠州清州畿甸之利川高陽通津等地於是乎馳書而收聚之修正繕寫分爲上下兩冊子而世代之次序派流之近遠昭昭然皆在目中豈非吾門之幸也耶嘗聞程子之言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須是明譜系凡我諸族倘能尊祖敬宗敦叙九族以之興孝悌篤恩誼則今此譜牒之成未必無小補矣但念轉頭之間人事倏變持平已作古人未克相斯役而獨其弁首之文至今可徵每一開卷不能無存亡

蘇州蘇氏大同譜序

之感也今於訖工之日略叙顛末如右爾

肅宗癸未春正月甲子 後孫生員 斗冬敬題

舊序

檀紀四一六五年
純祖三十二年壬辰

有譜也所以詳吾出重宗統推仁愛懋敦睦之道而而必修而正之於族黨會和之日欲其廣尤書籍考訂註錄以無派流混淆世代遺戾之患也有譜之前吾不知己蓋自辛丑修譜迄于茲百十有二年四五世未述之事也往在黃龍之歲從兄學天氏與族姪吳甫收議草譜不幸未了然志則盛矣功亦多矣於今二十有四載門議更發合而爲一以修宗譜則周公之制重宗統懋敦睦百世而不廢也程子之言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復明於今日矣惟我宗族敬尊祖宗敦叙九族以行孝悌以守恩誼無忝吾所自出焉爰因舊譜之規金堤公州羅州之派間帙轉書而孝忠義烈之官啣旌褒實錄多在舊譜之後追改而增潤之世代幾生甲某享年幾室某氏墓某原隨系收載間有詳略之不同非但當時見聞之未逮多仍各派草單之闕漏跨有二年乃成一譜簡帙繁多分爲七卷是譜也譜吾羅

羅州羅氏大同譜序

氏之族也於吾身雖有親疎自祖先視之均是子孫以孝悌之道敦睦之誼起而勉焉而以族來裔云爾

純祖壬辰春正月壬寅後孫憲天謹書

舊序

懷紀四一六五年
純祖三十二年壬辰

族以譜名普合宗族之言也譜之爲義深且著矣凡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人之有道也有祖則必有孫有孫則必有族有族則
必有譜祖而有孫猶物之有本末也族而有譜猶事之有終始
也蓋世之譜其族尙矣始以明祖先之所自出系以知子孫之
所由生以之收宗族篤恩愛陳世德徵文獻此有家之所以有
譜也書著協和時雍之治而曰以親九族九族旣睦然則族不
可不親也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然
則譜不可不明也於戲我始祖高麗上將軍府君積德累仁
開我後人其發源深矣達枝遠矣有如八卦祖於太極萬殊本
於一元自我一人之分而分而至於繁繁而至於遠遠而至於
踈雖曰遠矣而有至近者存焉雖曰踈矣而有至親者存焉是
以聖人亦不得已制爲禮法服雖可盡而情不可盡其不可盡
者不可與可盡者同盡則凡我諸族其必曰尊祖敬宗尙忠孝

興禮讓而已我伯祖父故繕工奉事希音齋公嘗倦々於修譜蒐輯吾一派巾笥中藏弃久矣余承而命識見謏寡積年逡巡未克紹述幸茲宗議齊發聲氣相應爲吾羅之羅旣出於一本元不可分離第辛丑之譜畧而古矣丁卯之譜偏而單矣世代寢遠文獻漸罄有先於譜而未盡詳載者有後於譜而未及收錄者余以是慨焉於是乎馳書遠近廣開譜路勤搜博訪補缺證訛以無一派之未盡於全譜詳記其世德諱號生卒官啣配匹子孫及邱墓所在傳狀碑誌又因而并附焉上而百世之祖下而九族之親一開卷而瞭然於目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敦睦之誼藹然而發然則族譜之義於補世教厚民俗未必無小補矣昔王元美序譜曰賢者以其微顯不賢者以其顯微賢者能貴其姓非以姓貴我上將公雲仍蕃衍燁燁布濩東陸世襲忠孝或顯而揚名或隱而韞德間有聞人久而不替至今推之爲文獻之姓若我後承誠能襲先人之訓趾先人之美則不失

其貴姓不患其微顯而繼自今有以茂才異行名於世者多出
於吾族則其效也不必不自吾譜始也苟視文具而不念其本
則何尤乎收族何益乎鋟梓嗚呼諸宗君子勗哉無怠

癸巳二月丁未 後孫 喜

厚 謹序

羅

州

始祖諱富—後一世得虬—仲允—松奇—守永—

位典書公派

桂侍郎公派—經世—

紳—師吉—致溫—孝信—允寶—

士英—徽陵泰奉公派

士俊—厚陵泰奉公派

士良—承旨公派

士賢—校理公派

敏仲 敏和 敏道 敏修 敏行 守義 守禮 敏禮

碩錦陽君派

仲伯

晉康

海南公派

希老

甫寬

甫洪

甫簡

甫重—安世校理公

應虛—杏亭公派

聚

袁杏陰公派

弘道 志道 弘仁 弘禮 弘智

袁通德郎公派

龔通德郎公派

致道 守道 衡道

裔

表

表

表

表

表

應升副尉公派

應登龜山公派

跋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所以尊祖重本序昭穆別親疎而有輔於人理世教爲如何哉是以寔原乎此敦族誼立宗法者也族誼不敦宗法不立不足以爲譜譜之作曷可易言哉惟我羅氏累經兵燹鼻祖以下系秩無傳自令同正公至進士諱守永公以下五派始分立系即一本五宗也歲紀寢遠後屬踈遠樂而不爲之慶憂而不爲吊則幾何不爲塗人哉爲是之懼文告各宗謀所以改譜俱應曰諾翕然歸于大同者也盖嘗不避艱苦旁搜廣採卷帙較前稍增而猶未能大圓滿盡善美者皆由於議貳而勢分也普合之難固如是矣凡一周甲一修譜家例也考其時則未也然世級日降民渙久矣志士仁人有物吾同胞之念者固當有散沙莫聚之歎况一祖之孫曷不汲々於合宗族講婣睦而圖所以管攝人心哉普合修譜則上以知祖先所自山下以知子孫所由分昭穆派系開卷瞭然斯譜之作豈

不大且重哉如是大役將付剗胸一周年乃成一譜實吾門之
盛事也且吾所信幸者往在庚戌之歲天地變覆國破君亡裂
破綱常甚至於創氏變姓以創氏爲譜牒者亦有之若使畏其
法強不得已爲創氏猶或可也以創氏爲譜牒之意欲何爲也
惟吾金堤羅氏克修先業寧死而不爲創氏固守傳來之吾姓
者吾先祖樂天窩公清風高節不昧之精靈陰相於冥々之中
者歟特書可爲子孫則者以垂後世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德徽謹跋

跋

傳有之曰明譜系收宗族所以爲敦人紀厚風俗之道也夫一人之身分而爲兄弟兄弟之孫分而爲百千散處南北未相來往若不明譜收族則與塗人無異也所謂百代之誼安在風俗之澆爲如何哉古之君子必倦々於修譜者良有以也惟我羅之羅上系未明者實由於上世失譜之致也誠切慨歎此所謂後世之鑑誠者也至於丁丑修譜之日靡不克誠而各處諸派多有見漏殊失譜族之意不勝寒心又於近年錦羅愚頑不肖之徒敢做僞譜冒先換祖雖於通告列邑卽爲破譜其爲羞辱爲如何哉然則修譜之舉在所不已亦不可少緩也故於是五派雲仍合謀併力今此修譜就刊今幸開卷瞭然昭穆有序宗支不紊而昔之塗人今焉兄弟眞所謂敦人紀厚風俗者非耶然讀經傳者必得聖人之心然後能致修齊之效觀譜牒者必體先祖之心然後能修敦睦之誼若不先識其心而徒事其書

則亦文具已而可不戒哉願我同譜僉宗幸無以百千爲心以
一人心爲心則庶不負譜作之義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正植謹跋

跋

古者有都宗家宗之職及大宗小宗之文禮有昭穆史有年表此譜法之權輿歟有宋之後儒教文明則中朝世族多有著修族譜者而我朝士大夫家尤皆以是爲重庶幾乎家置而人藏矣惟我羅之羅自始祖以來至于今累百有餘載蟬聯蕃庶卿月台星世世輝煌蔚然爲喬木之家則歷選大家名族指無先屈矣吾宗景宗辛丑創爲譜牒而今無舊本之留傳但有序文之可考其後我五代祖永怡公之丁卯譜族祖考謹懼公之壬辰譜祖考龜翁公之壬午譜仲父晚曉公之丁巳譜族兄雲溪燾珍氏丁丑譜時從兄晚怡鶴淳氏伯兄怡雲甲淳氏以都總務之任續而成之刊行于世其於敦宗厚親之義可謂大有益矣然則譜成後又恬在三十年矣天地流行之氣生化之理已經消長盛衰之限況乎人事之代日謝世益蕃者哉然則族譜之踵舊修新有史家似乎纂述者代不乏秉筆之人然後方

蘇州府志卷之四

可無一世一事之闕漏矣仍竊念族譜之有關於人道大矣嘗
觀西銘所謂理一分殊者以天地爲父母萬民爲同胞則仁愛
之理達乎其間而無復有四禮痿痺不識痛癢之患故先賢至
有作圖以觀而謂之人理不出此外況乎以一人之身而終爲
億千萬人如木之有根而衆枝各異如水之有源而群派相分
豈可以軀殼之不同貌之有別而不思所以親愛無窮反又視
之如路人哉一開卷而瞭然遠近親疎而可知其初同出於父
母兄弟之身而分焉則凡在吾譜中者不啻若西銘所謂同胞
二字之但泛然廣博而必以西銘之義爲心而無得諉之曰愛
博而情不專則可也不肖忝在有司之末譜中枉推以跋文而
累辭不獲旣不敢當又不敢辭遂爲而跋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鳳淳謹書

跋

書曰克紹先烈詩云垂裕後昆紹先烈裕後昆之道拾世譜何以哉上自遠祖下至九族本源系統世德宗支派列昭穆開卷瞭然千載先靈洋洋乎如在左右百世雲仍秩々就列立前後不知不覺追慕之情彌增于中敦睦之誼自發乎外大哉是譜也於彝綸不可不成以族誼不可不合爲後承不可不續也惟吾氏羅始於高麗正議大夫監門衛上將軍公而綿綿至于中祖諱守永公有五男俱登科第是爲五派子姓繁衍簪纓繼承爲東土臣族昔在辛丑始有全譜厥後壬辰再修丁巳復修所大同者三回也而其謹嚴之道詳竣之規可以見先行紹先裕後之至矣噫丁巳距今四十餘年所歲月之滋邁不爲不遠子孫之繁衍不爲不多則勢自不無路人視也且況錦城土羅無知者以兩氏一源之說誘吾宗之愚昧忘作總譜而取財充私亂宗法而冒辱吾先祖事已悉於序文又辨疑而詳

之不必疊煩而與其罪彼無若大修吾氏譜以修宗族於久遠
以正彼羅之忘作也歲甲午春宗議竣發於是手五派諸宗同
聲相應方設校讎以二三者之沮害事難就緒至己臘乃成大
備仍登鋟梓始修勤幹者金堤之消鉉弼鉉正淳正植琇鉉鳳
淳榮哲鎮爽瑋柱舒川之漢集相度羅州之炳植錠均也際茲
功訖所共慨然者關路險阻而有未及焉論議相馳而有不合
焉以一之未及而事不可延拖以一之不合而亦不可廢也苟
不有是譜則以吾宗而反本者必不無於後矣彼錦羅之忘行
者亦奚止於今而矣哉既嗟且歎概錄如右以竣後日焉

檀紀四二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炳 燁謹跋

跋

古今氏族之各譜其族者蓋欲繼昭穆叙姻親而百世不可忘之意也蓋自一人之身漸至千百萬之多則非譜難可總合也然則系不可不詳叙不可不精也吾性自一世以下於今數百載之下至見二十八九世之出而成幾百門之派幾百萬冠童均播全邦地無不居數不勝俚指而間有大譜派譜然或近居人或遠居闕或聞者合或未聞者漏至於丁丑譜僅過三十載譜期尙早然間經兵燹生卒亦多俗有污隆聚散無定亦或派源不明或行列相錯以至如路人嗟呼以祖宗視之均是于均是孫奈若踈遠何幸茲始祖設壇日五派僉宗會合于羅州以大同修譜之議齊發少無携貳互相砥礪設譜就刊一周年功告竣果能開卷叙倫則源流相承枝幹相連南北一家千百一人孝悌之心相愛之情油然而生敦人紀厚風俗之訓豈不信然乎哉今當大同修譜之日無漏會合於義當然故屢次通喻

于古阜宗人則議相矛盾不肯歸一豈以爲敦睦之道無待於修譔也歟抑亦譔牒之無補於孝悌也歟不能無慨然於心也以俟後日團圓之期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圭柄謹跋

跋

人之有道也不可尊其祖亦不可不敦其族尊祖敦族
莫先於譜也惟吾氏羅自先行靡不克念克誠而猶未能盡
五派之大成也且况世道乖異譜法之不作莫甚於今焉哉誠
爲慨恨處而幸茲青牛之春五派諸宗會于羅州松峴言及譜
事議決大同此莫非仁天之所佑先靈之庇護所因設校讎
歷七年至白鼠之春告厥成功苟非幹校諸甫之刻苦勤勉烏
能舉成終之美乎余以無似今於譜成自不勝頌幸畧叙如右
焉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鄭鏞

跋

凡物則本乎天人則本乎祖明其親々之誼莫如修譜而譜事不可久曠也惟我宗中粵在去丁巳合成大譜伊來四十有三年也世代漸遠衆族散居苗裔繁衍不知派系之分宗支之別昭穆之序則豈可曰百世一室之誼乎目今世降而俗未揆以承先裕後之道明其敦宗叙倫之理更加修譜然後可以愈久繼續也松峴一會五派咸應議決大同而因設校讎博訪遠族廣採名單跨有數年至己臘登繡梓粵明年庚春乃告厥功何其幸歟噫我祖之繼世名德昭載史乘何敢贅煩乎余以不學猥忝幹攷畧書如右倘無至忝先辱後之罪歟

檀紀四一九三年庚子三月

日

後孫永哲